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概奉薄酬。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立法會選舉制度宜慎言

宋小莊 法學博士

有人提出廢除立法會的比例代表制和功能選舉制度，這值得商榷。立法會的普選是在2020年，現在就提出有關問題，乃緩事急辦，實不合理。在香港政團政治不成熟情況下，功能選舉符合港情。廢除功能選舉和比例代表制是自傷自殘和削足適履，而且沒有對症下藥。

香港特區的管治問題由來已久，只是最近才成為熱門話題。有朋友問，香港問題是不是越來越難？管治是不是越來越難？筆者答是。為什麼？因為老問題未解決，新問題又出現。解決老問題的方略又帶出新問題。因此問題由舊變新，由小變大，由少變多，由易變難，由淺層次變深層次。朋友再問，可否舉例說明？筆者答可以，眼下就有一例，不妨提出供讀者參考。

最近，有人兩度提出廢除立法會的比例代表制和功能選舉制度，就是這樣的例子。根據其意見，改比例代表制為單議席單票制，可以排除激進勢力，解決「拉布」問題。改功能選舉為其他的地區直選，可以減少民怨，改善行政立法關係。言外之意是兩者都解決了，管治問題也就不存在了。

然而不能不知道，如此輕描淡寫的一席話，至少帶來若干問題：

緩事急辦 實不合理

一、立法會的普選是要等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後才考慮解決的問題，現在提出，不合時宜。現在不提

出，並不是無事可做。特區政府完全可以對功能選舉制度的原由、歷史、是否符合香港需要，存在問題、能否實現、改進方法等進行研究。現在偷懶，難免挨罵。隨便廢除，可能出錯。這種辦事邏輯，實不合理。

缺乏常識不符港情

二、在政黨政治高度成熟的國家和地區，多數不實行功能選舉制度，因為政黨就是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利益的代表。但香港的政團不成熟，處於草創時期，也還沒有走上法制化的道路，還屬於「抽水式」政團，有「水」可抽就急忙表態，趕着「投胎」，談不上真誠代表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的利益。這種狀況相當於英國17世紀中期、美國18世紀晚期的政黨。這本來是屬於政治學的常識。在香港政團政治不成熟之前，能有功能選舉的實行，這本是香港的幸運。把這種幸運當作「毒咒」，也反映了思考問題的扭曲。

自傷自殘 難以理解

家德沃金 (Ronald Dworkin) 更認為：若然參與政治的權利健全 (沒被剝削)，公民抗命並非市民應有的權利，更不值得拿社會福祉作對抗的籌碼。諷刺的是，陳偉業每每在立法會搞亂，被逐出議會便提早下班。他自行放棄法律賦予議員監督政府的大權，反過來在街上狂吠，聲言爭取公義。

由於公民抗命旨在教育大眾，抗命形式要得到大眾注意。故蒙面滋事、襲擊警員等行為皆符合了與社會溝通、非暴力等原則。最重要的是，公民抗命的人會欣然接受法律制裁，而不會害怕因入罪失去議員薪水而抗辯。更進一步來說，真正抗命者，如馬丁路德金，會主動投案認罪，好讓市民反省法律是否不公，直接以犯人身份跟社會對話，接受懲罰令大眾看清是非對錯。陳偉業不認罪，法庭早已表示不接受他以公民抗命抗辯，更何況他的所作所為並非公民抗命，而只是非法的滋事行為。

暴力政黨以公民抗命挑戰港府，甚至中央，暴露了他們的無知。公民抗命與推翻政權是不可兼容的概念。馬丁路德金曾說：「我從不反對我參與其中的政治體制(the political regime I acted in)，我只是反對歧視政策。」陳偉業把抗命當作擋箭牌，喊了這麼多年，仍不知道公民抗命並不是革命作亂，而是在現行政法框框內的社會運動。

州利益而實行超過二百年間選舉總統方式，英國至今仍保留着由貴族掌有特權的上議院，法國幾經波折先後搞了五次共和，現時在野派也醞釀第六次共和。

為什麼有些人總把西方民主奉為主臬，卻認為中國的一切必然是落後？美國一直標榜言論、思想、通訊及私隱等自由；可是，卻被美國中情局前員工斯諾登「爆料」，原來美國政府才是史上最大的人權侵犯者，不分敵友一律透過網絡去監控他人，嚴重侵犯個人私隱。事件曝光後，美國總統奧巴馬竟然自圓其說，指美國政府盜取網絡資訊只限「恐怖組織」。我們翻開歷史可知，由19世紀40年代至20世紀初，帝國主義列強不斷武裝侵犯中國，侵佔和分割中國領土。在清朝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3個條約均是不平等條約後，令香港受到超過150年的殖民主義統治。昔日西方以武力開拓自己的領土，今天就以網絡技術監控全世界。

為什麼甚少香港傳媒對美國的劣行加以指責？只見本港很多媒體偏重報道有關政府負面的消息，香港記者協會剛發表2013年言論自由年報中，又批評梁振英上任後沒有兌現維護新聞言論自由的承諾等，傳媒本身又如何？現今本港傳媒取寵、失去中立性，娛樂化、政治化去報道新聞，傳媒公信力持續下滑。5月港大民意調查的「市民對香港新聞傳媒的評價」研究，發現傳媒整體的公信力評分，以0至10分為標準，較半年前下跌0.15分至6.01分，民調報告指出香港新聞傳媒有誤用或濫用新聞自由的比率高達五成六，認為沒有誤用或濫用者的比率只有三成二，結果值得傳媒深思！

請看陳偉業口中的公民抗命

陳基亮 法律博士候選人

陳偉業再次因非法集結被控，在鎊光燈下他每每裝出為公義不惜一切的姿態，在法庭內，卻心知「政治打壓」一說無助減刑，反因侮辱裁判官或增「藐視法庭」一罪，便認罪求饒。表裡不一，兩面不是人，好比陳玉峰。每次受罰，步出法庭就重彈「公民抗命」舊調，筆者質疑這些自居「為公義組織社運」的政客是否明白公民抗命的意義。

公民抗命不是一個植根本土的概念，在西方傳統，它最核心的四大元素為：conscientiousness (良知)、communication (溝通)、publicity (公眾)、non-violence (非暴力)。就良知而言，參與公民抗命的人為公義抗爭，並非為自己或政黨擄政治本錢，「人民力量」元旦遊行動機何在？抗命的原因往往是具體、清晰易見，並非空泛無意義的口號，如「下台」或其他羞辱字眼。癱瘓私人物業、抵抗非政府決定亦非公民抗命 (如去年梁國雄、毛孟靜、曾健成佔地阻止發展商建樓)。

抗命的人很多時候是無權無勢，良知促使抗命者在保護社會利益的前提下，喚醒大眾，重新審視不公的法律。立法會議員如陳偉業理應有更合適的方式影響政府、教育大眾，而非肆意亂喊公民抗命，損害香港經濟命脈。英國哲學家洛克 (John Locke) 甚至認為要有「極不公義」的情況才可採取抗命這最後手段；美國法理學

近年來很多媒體把七一聚焦在遊行的訴求、情況、人數等，即使有慶回歸的巨蛋音樂節、嘉年華會及商店推出優惠，卻被批評為「維穩」、粉飾太平、打對台及「搶客」，為什麼很多報章紛紛以「冒風雨，爭民主」、「佔中毋懼坦克」等作為報道今年七一的主題？造成這一種充滿悲情及抗爭的意識慶祝及愉快的氣氛成強烈的對比！

這種兩極化的現象，不單在每年七一不斷上演，本年6月在演藝學院舉行畢業典禮中，有部分學生為了表達訴求，在台上向着特首做出交叉手勢、倒豎拇指、中指或三鞠躬，台下則有學生高舉標語及高呼：「我要真普選！」等。即使香港是言論自由的地方，學生們的行為是否合情合理？本來莊嚴的畢業典禮，台上除了特首外，還有其他嘉賓及台下有其他的同學，大家蒞臨典禮目的是希望一起來見證典禮的喜悅，以留下美好回憶！在這種場合可能有人認為自己的想法如何正義，但也不能罔顧他人的權利。港人踏上真普選的第一步，就要學懂民主的精神：尊重他人！雖然我們對年輕人較為寬容，但社會也應對未來的主人翁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可惜事後很多報章只是一面倒地報道：「演藝畢業生創意倒架」、「演藝學生畢業禮6招突襲爭普選」及「演藝畢業生無悔示威」等，這種偏重一面的報道方式，會否對一個社會造成嚴重的分化？

今年的七一遊行，主要提出「人民自主，立即普選、佔領中環、蓄勢待發」的口號，「佔領中環」發起人表示「香港的選舉制度要符合國際社會對普及和平等的選舉要求」，但事實上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根本沒有一套既定的方式，例如：美國要平衡各

傳媒公信力下滑值得深思

陳雪儀 教師

把握時機 制訂長遠人口政策

廖長江 立法會議員(商界二)

人口政策是政府施政的基石，關係到社會整體發展和各項政策的制訂和實施。香港人口老化的問題早在10多年前已經開始浮現，可惜歲月催人，人口政策仍是流於紙上談兵，朝令夕改。「人口赤字」將會取代「人口紅利」，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因此，政府應該把握時機制訂長遠的人口政策。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的推算，65歲或以上的長者將由去年的98萬人增至2041年的256萬人，即是每3名市民便有1名長者；而勞動人口預計於2018年開始萎縮，由355萬人下降至2031年的338萬人。這些數字都說明，香港在不久的將來可能出現勞動人口短缺，而市民則相繼需要承受更沉重的稅務負擔。

勞動人口短缺問題嚴峻

香港亟需一套全面的人口政策，未雨綢繆，更好規劃政府不同的政策範疇，包括生育、教育、福利、房屋、醫療、經濟發展、人力資源、退休保障等，然而涉及人口的問題大部分都不能夠在短期內可以解決，更加需要政府制訂一套通盤、長遠而具前瞻性的人口政策，為香港籌劃未來，以及制訂具體措施。

由於長期以來，這些迫切的問題受到漠視，短期而言，香港只能依靠提高生產效率，提升香港人口素質，紓緩香港人才不足的危機，而人才輸入問題成為刻不容緩、不可迴避的比較迫切要處理的課題。

現時本港的吸納專才計劃，包括有優才計劃、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及「非本地專業留港及回港就業安排」等計劃，可是歷年來在吸納人才方面均未如理想，策略性規劃亦有欠積極。以優才計劃為例，自2006年推出至去年底，累積收到8,500多份申請，約2,400名申請人

獲配額來港，當中77%為內地人，來自美國和澳洲的合共不足7%。換言之，平均每年僅批准約400人，和每年1,000個名額仍有很大距離；整體成功率亦不足三成，去年成功率更降至16%，約300名優才獲批准。

目前香港吸納的優才，最多為金融及會計界別，佔26%；其次是資訊科技及電訊，有19%；而商業及貿易則佔約10%。值得關注的是，有超過兩成獲批的優才來港後退出計劃，顯示當局未有制定相關的配套措施和誘因而挽留人才。當然，計劃難如人意，並不代表政府要來者不拒；但政府確實在輸入人才方面有欠積極。

人才爭奪成全球競賽

在制訂人口政策方面，首先政府要確立香港的長遠發展願景，不能一直在風雨飄搖的環境下連何去從何都茫然不知。無可置疑，萬事起頭難，這是最困難但亦是最必要的一步，不單要考慮香港本身，還須考慮國際環境在短、中、長期的存在變化因素，這正是中央政策組需要履行的職責；但自從董建華政府執政初期，中策組在這方面確是有欠發揮。當政府確立發展願景後，更必須研究和決定未來香港最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去配合長遠發展願景。作出決定後，然後再規劃前瞻性、針對性和連貫性人口政策措施。最後還要確保有關政



廖長江

策措施得到行政機關的貫徹執行。我曾多次指出，人才爭奪已成為全球競賽，很多經濟前列國家都爭相制定吸引人才的政策。美國奧巴馬政府最近亦提出《移民改革法案》，將技術移民計劃改為跟加拿大政府類似的計分制，並設立吸引高科技企業家創業的簽證計劃。新加坡政府更加如同獵頭公司一樣，設立專案經理負責到海外挖角，並跟進每一位輸入的優才，藉此建立點對點的龐大人才網絡，並提供住房福利和稅務優惠等不同誘因。

至於香港，雖有建設新興產業的抱負，但在吸引人才方面，如創新科技、工程及創意產業人才，多年來都仍然在守株待兔，錯失不少時機。特區政府必須以更進取的方法吸引海外人才，並制訂相關的支援政策和稅務優惠作為誘因，例如設立專責辦事處提供各樣的支援如房屋、教育、創業和招聘等服務。對於一些技術含量高或經驗要求高的專門行業，政府更應該考慮降低門檻，吸納更多不同技術人才來港。

「人口赤字」將會取代「人口紅利」，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因此，政府應該把握時機制訂長遠的人口政策。

戴耀廷「打劫論」太荒謬

馬彥

「佔領中環」發起人戴耀廷日前接受協恩中學校長邀請，到該校以「佔中」為題向該校中學生說明「佔中」理念，其中提到：「好多人質疑 (公民抗命) 是否有人蓄意犯法。係犯法，但同打劫金行犯法係好唔同，打劫金行犯法係自利，但公民抗命則是為公義，而且一些犯法行為可能涉及暴力，但『公民抗命』一定係非暴力。」戴耀廷刻意隱瞞「核爆中環」的暴力性，卻向學校販賣低質比喻迷惑學生相信「佔中」純潔神聖，雖然歪理說一百遍仍是歪理，但歪理危險之處在於學校非但沒有為學生指正謬論，而且為煽動分子大開教育中門，縱容歪理在校園散播。為師不正有負社會期望，這也是香港教育界的悲哀。

偷換概念 煽動犯法

「佔中」要產生「核爆」破壞力，要令香港成為一個難以管治的地方，否則便不成其為籌碼，導致脅逼政府和廣大市民的效果，這是戴耀廷過去表達過的意圖。但是在這場中學生講座中，戴耀廷沒有提及這麼「生動」的比喻，相反，他以「打劫金行」來比對公民抗命的合理性。中學生質疑「佔中」抵觸法律時，戴耀廷招架不住，直接承認「佔

中」的公民抗命是違法行動，但違法者有道德光環，和葉繼歡、張子強這些香港頭號劫匪不能相提並論，言下之意，在「公義」之下，香港的劫匪只要不是「自利」，公民抗命可以名正言順打劫，「佔中」也可以名正言順犯法云云。演說過後，協恩中學的學生會否因此調低道德底線，值得家長和教育界深思。

戴耀廷「打劫論」自我狡駁，一些新聞討論區隨即出現有識之士一片強烈質疑。網民反問「如果為公義打劫金行，當然係公民抗命，點會係犯法，戴先生係咁咁落架！」、「根據戴副教授原則，依家香港貧富懸殊，應該鼓吹香港人劫富濟貧」、「如果有人不滿議員拉布拖泥，走去殺拉布議員，認為係為公義，可以說成不是為私利，又唔係打劫金舖！」事實上，不管犯法動機如何，有社會危害性的犯法行為，有危害社會的後果，犯法行為所造成的社會危害越大，其法律責任就越重。訴諸暴民政治的犯罪行為，更須受到法律制裁，斷沒有動機「公義」便可網開一面的道理。戴耀廷「打劫論」的詭辯在於，把「公義」的適用性無限放大，令中學生相信一些「公義」可以有法律以外的例外情況，煽動學生知法犯法。

引入歪理 校長失職

事實上，「佔中」本身並不「公義」，打劫和「佔中」在本質上是同樣的。戴耀廷以為「佔中」違法法可以追求「公義」，在打劫以外變得神聖清高，因為他相信「佔中」可以和平。但「佔中」要「核爆」才有效果，代價是中環秩序大亂，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受到動搖，犧牲香港的未來，這就是用更多人的不公義來換取小撮人的政治自利。這種把廣大市民的利益拿來豪賭的行動，最終只能是不折不扣的偽公義，但戴耀廷沒有說出來，還以「打劫」偷換概念，得出的結論自然受不住邏輯規律的考驗。

「佔中」暴力違法也不可能和平，這不會因為「打劫論」變成公義的真理。但中學生還沒有足夠的人生閱歷去剖析這些偽公義論，需要學校師長們指正保護，協恩中學校長卻濫用學術自由之名，容許戴耀廷賣弄法律權威，向500名中學生宣講違法可以追求「公義」的言論，以「打劫金行」這種低質論調向中學生販賣「佔中」，通識教育做得十分粗疏，身為校長沒有把有關已屬失職。這樣不倫不類的演說，非但不能令中學生明辨是非，更在學界撒下犯法的種子，引起各界譴責不足為奇。